

血脈與根源：一個緬北馬氏家族的三代傳承史

113 下 歷史與世界：11 世紀以降

經濟系 馬光榮 112072282

目	錄
前言	2
一、尋根之路的啟示	2
二、六百年家族遷徙的歷史軌跡	2
(一) 江南到騰衝——明代軍戶的開端	2
(二) 紅白旗相戰——清代的家族劫難	3
(三) 爺爺的逃亡——從國民黨軍隊到緬甸	3
(四) 第二代的選擇——文化傳承的分野	4
(五) 臘戍生活——文化堅持與融合並存	5
(六) 教育與身份認同——我這一代的成長	5
(七) 節日傳統——文化堅持的具體體現	6
三、歷史的回響與未來的思考	7
四、參考資料	8
五、註腳	8
六、附圖	9

前言

本文以馬氏家族三代傳承為主線，追溯從明洪武六年（1368 年）江南金陵軍戶移民騰衝，歷經清代「紅白旗相戰」的家族劫難，到民國時期祖父作為國民黨軍人逃亡緬甸，再到父輩堅持娶漢族妻子保持文化傳承，直至作者這一代在緬北臘戍的成長過程，構成了完整的代際傳承脈絡。通過族譜記載、口述訪談與田野調查，展現了一個華人家族在歷史變遷中的選擇與堅持，探討了身份認同、文化傳承與歷史記憶的深層意義。

一、尋根之路的啟示

2019 年，我踏上了雲南騰衝的土地，這是我第一次回到祖先生活過的地方¹。當我站在清真寺裡，聽著熟悉卻又陌生的祈禱聲時，一種複雜的情感湧上心頭。我是誰？我來自哪裡？我的根在何方？這些問題在那一刻變得格外清晰而迫切。

作為生活在緬甸臘戍的第三代華人，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：是什麼樣的歷史機緣，讓我的家族從明朝的江南金陵，經歷清代的騰衝戰亂，最終在緬北的土地上扎根？更重要的是，在這個多元文化交融的邊境城市裡，為什麼我們家成為了七兄弟姐妹中唯一堅持完整漢族傳統的一支？

這次騰衝之行，讓我意識到家族史不僅僅是個人的記憶，更是連接過去與現在、個體與歷史的橋樑。通過梳理族譜記錄，結合父母的口述回憶，我試圖重構這段跨越幾個世紀、橫跨兩個國家的家族遷徙史，探尋外在歷史如何塑造了今天的我們。

二、六百年家族遷徙的歷史軌跡

（一）江南到騰衝——明代軍戶的開端

族譜記載²顯示，我們馬氏家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洪武六年（1368 年）。那一年，我的先祖——江南金陵人氏馬哈昨，作為昆弟三人中的一員，「奉欽調隨大營鎮守騰居」³。這不是一次普通的遷徙，而是明王朝統一全國後，為加強邊疆管理而實施的大規模軍事移民政策的一部分。

族譜記載⁴：「伺後入伍，應差於地方有功特受指揮將軍之職，上賜冠帶榮身。」這短短幾句話，折射出明代軍戶制度下一個普通軍人的命運軌跡。從江南的水鄉到雲南的邊陲，從平民到軍官，我的先祖在騰衝這片土地上建立了家業，開始了馬氏家族在西南邊疆六百多年的繁衍生息。

然而，歷史的車輪從未停止轉動。明王朝的軍戶後代，註定要面對更為複雜的歷史變局。

（二）紅白旗相戰——清代的家族劫難

根據族譜記載和相關史料考證，我們家族所面臨的重大歷史劫難，應發生於清朝咸豐至同治年間（1856-1873 年）杜文秀所領導的滇西回民起義期間（又稱潘泰起義）⁵。族譜雖然記載此事件發生在「十七、十八世紀之間」，但此一年代記載明顯存在錯誤。

從多重證據分析，這一時間錯誤可以得到修正。首先，從家族世代推算來看，族譜記載的犧牲於此次戰亂的高祖馬新宏，按照正常的世代間隔（每代約 25 至 30 年）推算，其生活年代應位於 19 世紀中後期，而非 17 至 18 世紀。其次，從歷史事件對應分析，1856 至 1873 年的杜文秀起義正是滇西地區規模最大的回民抗清運動，歷時 18 年，與族譜記載的「經歷十八年之多的鬥爭」完全吻合。最後，起義失敗後清政府採取的「將回民戶數分散到全縣各地邊遠山區居管」措施，也與族譜記載完全一致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族譜同時記載此事件「離今約一百五十多年」（以 2002 年編譜時間計算），這一時間描述恰好指向 1850 年代，進一步證實了我們的判斷。因此，族譜中「十七、十八世紀之間」應屬記憶或傳抄誤差，實際所指為 19 世紀中後期的杜文秀起義。

據我奶奶馬春鳳生前的傳言和騰衝回民抗清記實資料，族譜記載⁶：「騰衝回民與漢族發生矛盾，受清朝官府的欺辱，道至回民起來抗清（俗稱紅白旗相戰），經歷十八年之多的鬥爭後，回民失手力弱。」這場持續十八年的抗清運動，徹底改變了我們家族的命運。戰爭結束後，清政府為了削弱回民勢力並便於監視，「策施將回民戶數分散到全縣各地邊遠山區居管」⁷。

二姑媽馬寸英在訪談中提到⁸：「奶奶生前經常說起那段戰亂歲月，說我們家族當時真的是家破人散，能活下來已經不容易了。每次提到高祖馬新宏的犧牲，奶奶都會流淚，說那是家族最黑暗的時期。」

在這場戰亂中，族譜記載⁹我的高祖馬新宏犧牲了。高祖太蔡老妹帶著兒女，和馬新盛、馬新元等族人一起，被分配到「原大蒲窩小蠻怕後山岩子腳定居」¹⁰。族譜記載¹¹：「就在所得的適量土地上艱苦的過著貧困生活，從那時起就是蠻怕回民的來歷。」

這次強制性的遷徙和分散，不僅是地理位置的改變，更是家族命運的轉折點。從此，馬氏家族在騰冲各地散居，族譜記載¹²有的遷至龍江大水塘，有的去了大園子坡，有的定居馬家村。族譜詳細記錄了這些遷徙路線，每一個地名背後都承載著一個家庭重新開始的故事。

（三）爺爺的逃亡——從國民黨軍隊到緬甸

時間的指針指向了 20 世紀中葉，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時期之一。我的爺爺馬天星，作為國民黨軍隊的一員，捲入了這場歷史的洪流。

關於爺爺逃到緬甸的具體經歷，族譜記載¹³中只有簡單的一句話：「馬自春之子馬天成解放前夕隨戀女到緬甸密支那定居。」但通過父親的口述，我了解到了更多細節。

父親馬安明口述¹⁴：「你爺爺當時是國民黨的逃兵，那個年代，很多國民黨軍人在解放軍推進的時候選擇了逃亡。你爺爺就是其中之一，他從雲南一路逃到了緬甸。」

當我問起爺爺剛到緬甸時的生活情況時，父親口述¹⁵：「語言不通是最大的問題。你爺爺只會說雲南話，到了緬甸連最基本的溝通都困難。他告訴我，剛開始的時候，只能靠比手畫腳來交流，找工作也很困難。」

據二姑媽馬寸英回憶¹⁶：「父親（爺爺）當時真的很辛苦，語言不通，又沒有親人，每次回憶起來都會嘆氣。他經常說，如果不是遇到了一些好心的華人幫助，可能都活不下來。那時候他年紀還輕，但頭髮都愁白了不少。」

「那他是怎麼生存下來的呢？」我追問道。

父親口述¹⁷：「主要靠體力活，那時候緬甸北部有很多中國人，雖然語言不通，但華人之間總是會互相幫助。你爺爺先是在一個華人開的商店裡幫忙搬貨，後來慢慢學會了一些緬甸話，才開始有了固定的工作。」

這段口述歷史填補了族譜記錄的空白，讓我看到了一個普通人在歷史變遷中的掙扎與堅韌。爺爺的逃亡不僅僅是個人的選擇，更是那個時代千千萬萬中國人命運的縮影。

（四）第二代的選擇——文化傳承的分野

爺爺在緬甸站穩腳跟後，娶妻生子，我的父親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。然而，父親這一代面臨的選擇，決定了我們家族未來的文化走向。

父親口述¹⁸：「當時我們幾兄弟都長大了，要娶妻成家。我的三個兄弟都選擇了娶緬甸族的女子，只有我堅持要娶同為漢族的女子。」

「為什麼只有您堅持要娶漢族女子呢？」我好奇地問。

父親口述¹⁹：「可能是受你爺爺的影響吧，你爺爺雖然逃到了緬甸，但他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中國人。他經常跟我們說，不管走到哪裡，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。我覺得要保持我們馬家的傳統，就必須找一個懂得中國文化的女子。」

二姑媽馬寸英回憶²⁰：「你父親從小就比較固執，爺爺也支持他的想法，總是說要保持我們家的傳統。其實當時家裡人都勸他，說娶緬甸女子會更容易融入當地社會，但你父親就是不聽，一定要找華人女子。現在看來，他的堅持是對的。」

這個選擇的後果是深遠的。父親口述²¹：「我的侄子侄女們基本上都不會說中文了，他們的母親不會中文，周圍的環境也都是緬甸文化，自然而然就被同化了。」

而我們家卻成了例外。母親是土生土長的華人，雖然也在緬甸出生，但她的家庭同樣保持著中國傳統。父母的結合，為我們這個家庭的文化傳承奠定了基礎。

（五）臘戍生活——文化堅持與融合並存

我們家定居在緬北第一大城市臘戍，這裡華人人口佔一半以上，且靠近雲南邊境，為保持中國傳統提供了有利環境。

我們的房子是典型中緬混合風格。外觀遵循緬甸傳統建築格局，但家門內濃郁的中國文化氣息撲面而來。客廳裡最顯眼的是我們的「祠堂」——雖然只是客廳一角，但佈置嚴格按照中國傳統：左邊是「馬氏祖宗靈位」，中間牌匾寫著「天地國親師」，右邊是「水木火灶神位」。

「每天早晚都要上香，」父親從小就這樣教導我們，「祖宗會保佑我們平安順利。」²²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至今，即使在緬甸這樣的佛教國家，我們依然堅持中國式祖先崇拜。

語言使用更能體現家庭文化堅持。在家裡，我們只說雲南方言。父母的緬甸語也僅限於日常交流水平，這與其他同化了的華人家庭形成鮮明對比。「我的堂兄堂姐們幾乎都不會中文，因為雖然他們的父親會說中文，但母親和周邊環境的人都不會說中文，環境的影響實在太大了。」²³

飲食習慣也體現文化堅持。我們平時都吃雲南口味的菜，很少吃緬甸特色菜。「比如臭魚醬，這是緬甸人很喜歡吃的，但我們家從來不吃，不習慣那個味道，氣味太重了。」²⁴

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們的回族身份在宗教實踐上已經發生變化。「其實從你爺爺那一代開始，就已經開始破戒吃豬肉和其他肉類了，我們也隨了爺爺，後來沒有忌口。」²⁵這種宗教實踐的改變，反映了移民群體在新環境中的適應性調整。

（六）教育與身份認同——我這一代的成長

作為第三代，我的成長經歷更加多元化。我們接受的是雙語教育：中文和緬文都要學習。「中文是早上 5 點半起來 6-8 點上課，然後緬文是早上 9-下午 3 點上課，然後再去上中文下午 4 點到 6 點。緬文一星期上 5 天，中文上 6 天。」²⁶這種密集的雙語教育，讓我們在兩種文化中都能游刃有餘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們當時使用的中文教材是台灣國立編譯館的課本，包括國語、數學、地理、歷史、健康、自然等科目。這些課本讓我們接觸到了標準的中文教育內容，為我們的中華文化認同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在宗教實踐方面，我這一代顯得更加開放和包容。雖然我們家族有回族背景，但我個人並不拘泥於單一的宗教信仰。「我會信佛教，因為緬甸就是佛教國家，在緬文學校每天早上都需要拜佛，參加一些佛教節日我也都去參加。後來到仰光上大學時，也有去參加一些耶穌教的週末聚會。」²⁷通過接觸不同宗教，我發現「不管是佛教、回教或其他宗教，最終宗旨都是在引導人們走向善意」²⁸。

然而，身份認同的問題依然複雜。作為華人，我們在緬甸面臨著許多限制。我直到 2019 年才拿到緬甸身份證，之前都只有緬甸綠卡。「綠卡就是不可以辦緬甸護照，不可以上當地的醫、法、工等大學專業，只能選文理專業。」²⁹這種制度性的限制，讓我們深刻體會到了少數族裔在居住國的處境。

2018 年，我緬文高中畢業，成績達到了緬甸醫科大學的要求，但因為沒有身份證，只能選擇物理專業。雖然「物理也是很有趣的」³⁰，但這種被迫的選擇還是讓人感到遺憾。

（七）節日傳統——文化堅持的具體體現

我們家對中國傳統節日的堅持，最能體現我們的文化認同。「我們雖然在緬甸，但我們過每一個漢人的節日，從春節、端午節、七月七接靈節、中秋節等各種節日。」³¹

其中，七月七接靈節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節日，可能與我們的回族背景有關。「我們會從 7 月初到 7 月 15，一共 15 天，早晚都會獻湯飯拜祖宗。」³²這種持續半個月的祭祖活動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據著重要地位。

具體的祭祖儀式相當完整：分別是「馬氏歷代祖宗靈位」、「天地國親師位」和「灶君神位」。每日早晚，我們都會在祖先牌位前燃香三柱，供奉白米飯、清茶和時令水果。在七月接靈節期間，我們每天早晨和下午四點左右會準備茶、酒、湯飯等祭品，擺放的位置與順序頗講究，通常以三杯茶、三杯酒（茶前酒後）、三碗飯和至少三道菜餚，飯碗上的筷子需以筷頭朝向菜餚方向擺放。

祭品擺放妥當後，便開始焚燒紙錢。焚燒紙錢的儀式通常由家中男性主持，我自己也多次參與。焚燒紙錢時，我們口中默唸：「馬氏門宗，世代宗族，保護保佑，好吃好在，無災無病。」除了媽媽，全家人在祖先牌位前磕頭祈禱，祈求祖先保佑家人平安健康。此外，每年我們也會前往緬北的木邦市祖墳掃墓（爺爺和奶奶的墓地），由家族中的男性長輩主持儀式，家族成員也會踴躍參與。

春節期間，我們會按照中國傳統準備年夜飯，貼春聯，給長輩拜年。端午節包粽子，中秋節賞月吃月餅。這些看似平常的習俗，在緬甸的華人社區中卻顯得格外珍貴，因為它們維繫著我們與祖國文化的聯繫。

三、歷史的回響與未來的思考

站在家族史的長河中回望，我看到了一條清晰的脈絡：從明代的軍戶移民到清代的抗清戰亂，從民國的政治逃亡到當代的文化堅持，每一代人都在歷史的洪流中做出了自己的選擇，這些選擇塑造了今天的我們。

爺爺馬天星的逃亡，是那個動盪年代無數中國人命運的縮影。他在語言不通、舉目無親的情況下在緬甸生存下來，體現了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的品格。父親這一代的選擇更加關鍵——在七兄弟姐妹中，只有他堅持娶漢族妻子，保持中華傳統，這個看似簡單的選擇，卻決定了我們家族文化傳承的走向。

到了我這一代，我們面臨的是更加複雜的身份認同問題。我們是緬甸人，這是法律意義上的身份；我們是華人，這是血緣和文化意義上的認同；我們是回族後裔，這是歷史傳承的印記。這種多重身份既是挑戰，也是財富。它讓我們能夠以更開闊的視野看待世界，以更包容的心態對待不同文化。

在臘戍這個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裡，我們看到了不同文化和諧共存的可能。「並沒有什麼奇怪的，反而是說大家都共存了吧，都理解各自的習俗文化。」³³緬甸鄰居的善意，華人社區的團結，都讓我們感受到了家的溫暖。

然而，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，文化傳承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看著堂兄堂姐們逐漸被同化，我們深知如果不主動堅持，傳統文化很容易在時間的洪流中消失。這也讓我更加珍惜父母為我們創造的文化環境，更加理解他們堅持的意義。

回到最初的問題：是什麼樣的家族經歷塑造了今天的我？我想答案是：歷史的選擇與個人的堅持。每一次歷史變遷都給我們的家族帶來了挑戰，但也正是在這些挑戰中，我們的祖先和父輩做出了他們的選擇——堅持、適應、傳承。這些選擇的積累，最終塑造了今天的我們。

外在歷史如何影響我們家庭的生活與變化？從明代的軍事移民政策到清代的民族衝突，從民國的政治動盪到當代的全球化浪潮，每一次大的歷史變遷都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家族的命運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們的家族在每一次歷史變遷中都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色，這種堅持讓我們在歷史的長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
站在 2025 年的今天回望，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文化傳承的意義。它不僅僅是保持傳統習俗那麼簡單，更重要的是保持一種文化認同，一種精神追求，一種對根源的記憶。這種記憶讓我們知道自己從哪裡來，也指引著我們要到哪裡去。

作為馬氏家族在緬甸的第三代傳人，我承載著歷史的重量，也肩負著未來的責任。無論走到哪裡，我都不會忘記自己的根在哪裡。正如族譜中所說的那樣：「世系流傳子嗣繁衍」³⁴，我們的故事還將繼續下去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書寫新的篇章。

這段家族史讓我明白，個人的命運從來都與時代的脈搏緊密相連。我們不能選擇出生的時代，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面對時代給我們的挑戰。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堅持，傳承與選擇了在異國他鄉保持文化的根脈。這種選擇的智慧和勇氣，將永遠激勵著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。

四、參考資料

1. 馬子發編，《雲南馬家族譜》（雲南蒲川下甲街：族人自印，2002年2月28日），帶頭引導人：馬天倫、馬應皆、馬天發、馬子發，立譜編寫人：馬子發，打印單位：快速打印店
家族譜主寫人特別說明：「此譜是我本枝的一代新立小家譜，僅供本枝系之教胞參閱，不能代表馬氏大家族之總體。主寫人因缺乏原始資料，文識粗淺，務必存在差錯和缺陷，有誤之處望知情的教胞公諒、誤解和充實。」本文所引用之族譜相關資料及內容，均以此《雲南馬家族譜》中的記載為基準。
2. 馬光榮訪談馬安明（作者父親），2025年4月8日與5月18日，微信語音通話。
3. 馬光榮訪談馬寸英（作者二姑媽），2025年5月14日，微信視頻訪談。
4. 作者個人成長記錄（在緬甸臘戍的生活經歷）。
5. 作者個人田野調查記錄（2019年，雲南騰衝）。

五、註腳

¹ 作者個人田野調查記錄（2019年，雲南騰衝）。

²⁻⁴、³⁴ 馬子發編，《雲南馬家族譜》（雲南蒲川下甲街：族人自印，2002年2月28日），頁4。

⁵ 族譜記載將此事件時間誤記為「十七、十八世紀之間」，實際所指為清朝同治年間杜文秀領導的滇西回民起義（1856-1873），參見族譜頁3記載。

6-7、9-11 馬子發編，《雲南馬家族譜》（雲南蒲川下甲街：族人自印，2002 年 2 月 28 日），頁 3。

8、16、20 馬光榮訪談馬寸英（作者二姑媽），2025 年 5 月 14 日，微信視頻訪談。

12-13 馬子發編，《雲南馬家族譜》（雲南蒲川下甲街：族人自印，2002 年 2 月 28 日），頁 8。

14-15、17-19、21、23-25、31-32 馬光榮訪談馬安明（作者父親），2025 年 4 月 8 日與 5 月 18 日，微信語音通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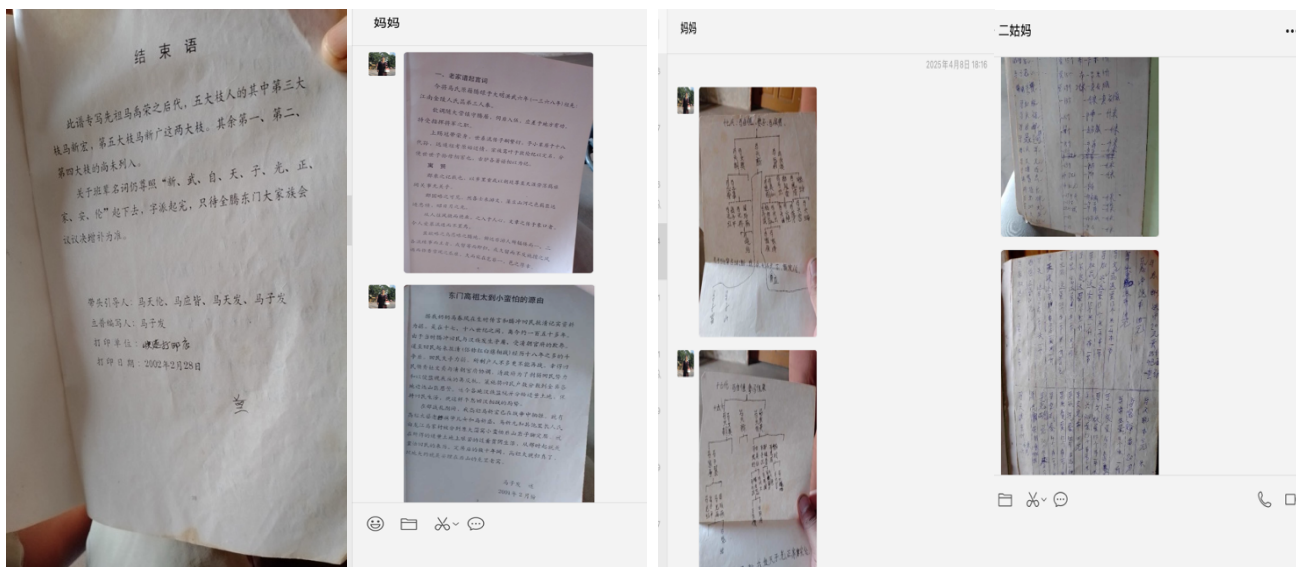
22 父親馬安明早年對作者的教誨內容（作者根據童年生活記憶所記錄）。

26-30 作者個人成長記錄（在緬甸臘戍的生活經歷）。

33 作者在臘戍的緬籍鄰居日常閒談內容，2025 年（摘自作者個人成長記錄）。

六、附圖

圖 1：資料筆記與訪談記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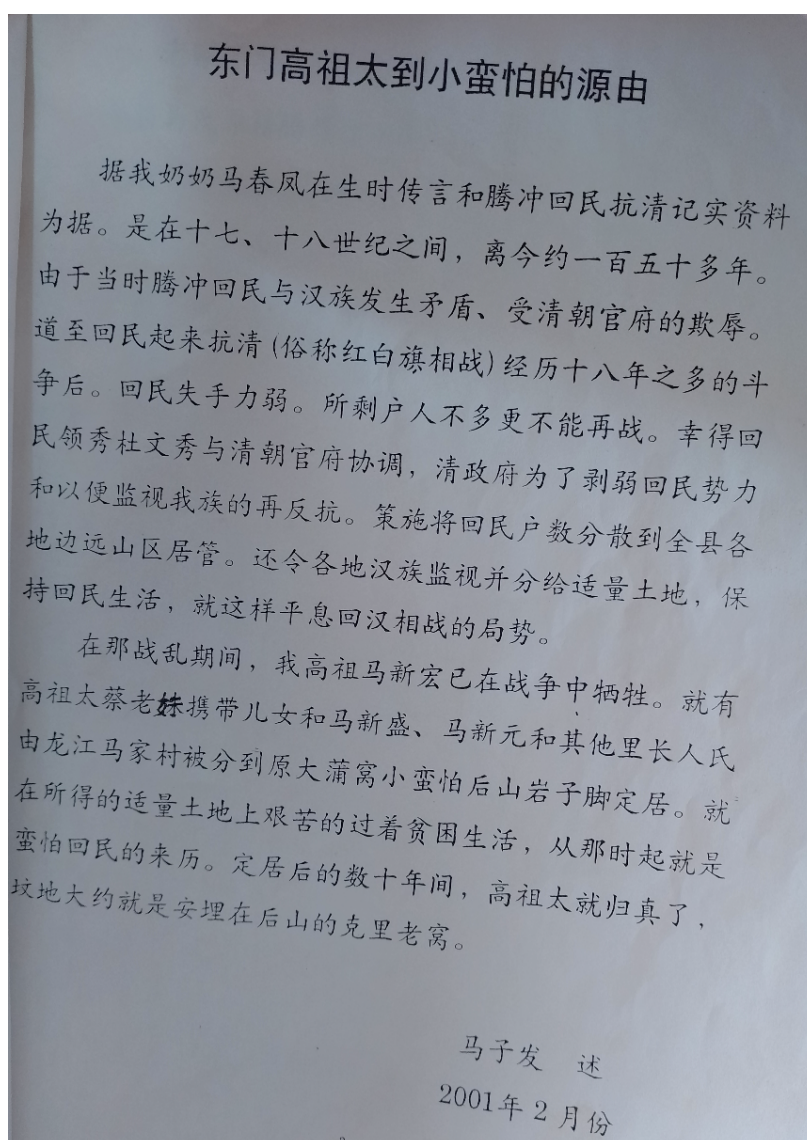


父親訪談提供的家族資料（2025 年 4 月 8 日、5 月 18 日，媽媽微信通話截圖）（圖片來源）

二姑媽馬寸英：微信頻訪談記錄截圖（2025 年 5 月 14 日）（圖片來源）

圖 2：《雲南馬家家譜》關於「紅白旗相戰」的記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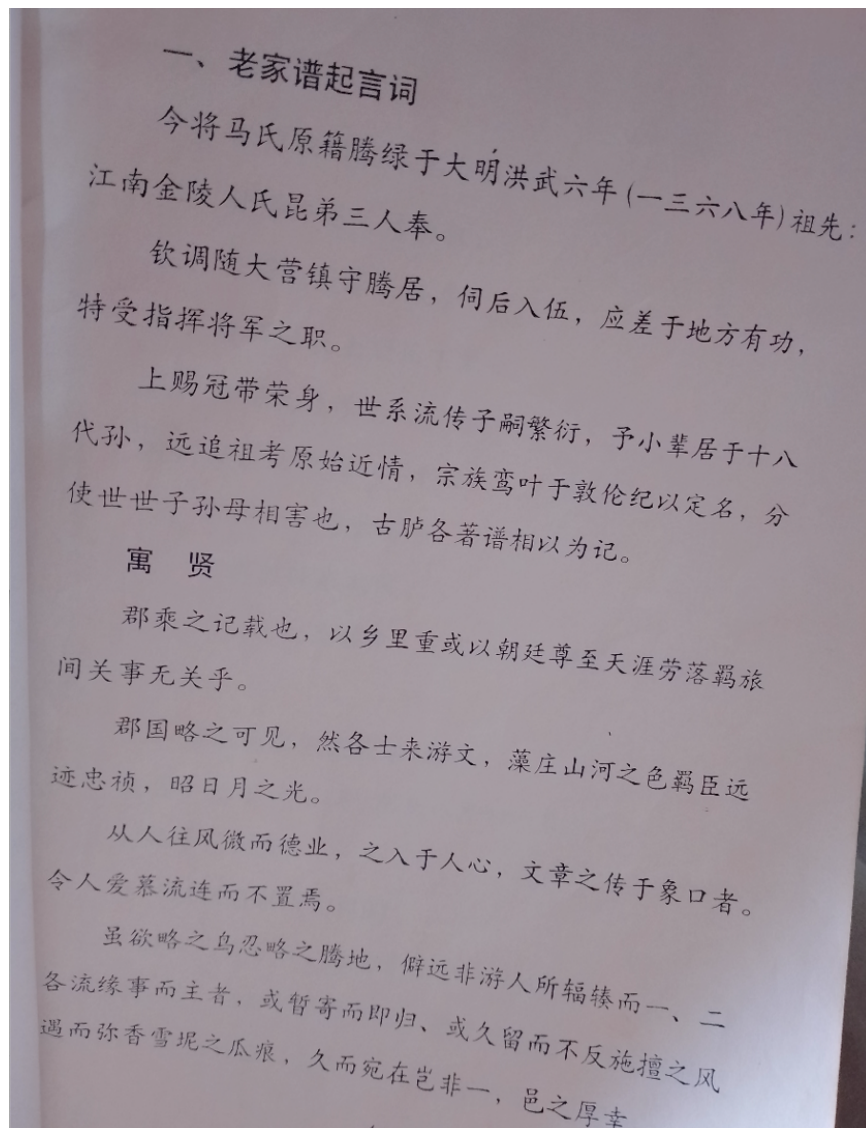
本圖為《雲南馬家家譜》中〈東門高祖太到小蠻怕的源由〉段落，記載了家族在「紅白旗相戰」中的遭遇。族譜記載此事件發生在「十七、十八世紀之間，離今約一百五十多年」，描述「騰冲回民與漢族發生矛盾，受清朝官府的欺辱，道至回民起來抗清（俗稱紅白旗相戰）經歷十八年之多的鬥爭後，回民失手力弱」，並記載高祖馬新宏在此次戰亂中犧牲。雖然世紀記載有誤，但「一百五十多年」的時間描述與杜文秀起義（1856-1873 年）時間吻合。



（圖片來源：馬子發編，《雲南馬家家譜》，第 3 頁，2002 年）

圖 3：《雲南馬家家譜》「江南金陵人氏」記載頁面

本圖為《雲南馬家家譜》中〈老家譜起言詞〉段落影像，記載馬氏祖先「原籍騰綠於大明洪武六年（一三六八年）祖先：江南金陵人民昆弟三人奉欽調隨大營鎮守騰居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雲南眾多家族族譜中均有類似的「江南金陵」祖源記載，這一現象可能反映了明代軍戶移民的集體記憶建構過程。雖然史實上確有大量江南軍戶奉調入滇，但具體的「金陵」地望可能存在後世記憶標準化的痕跡，體現了移民群體對中原文化正統性的認同需求。此敘述仍為本家族重要的身份記憶來源，是理解家族文化認同形成的重要史料。



（圖片來源：馬子發編，《雲南馬家家譜》，第4頁，2002年）

圖 4：家庭祠堂全貌



作者（馬光榮）家中客廳設置的祠堂：左側為「馬氏祖宗靈位」、中間為「天地國親師位」牌匾、右側為「水木火灶神位」

（圖片來源：作者母親（匡順藍）拍攝於緬甸臘戌，2025 年 07 月 26 日）